

新民晚报 | 新民教育 / 专版

出发

上海海洋大学附属大团高级中学 高二(5)班 瞿羿辰

《创造进化论》中有个观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身体出发的同时,心灵也“出发”了。

当你想爬一座山,重要的是爬山的心情,山间的鸟鸣,花儿的芬芳,和煦的阳光与凉爽的清风。我想,出发不仅为了达到目的,更是心灵与精神的升华。

有时候出发是为了发掘生命的价值。如果《牧羊少年的奇幻之

旅》中的少年满足于放牧的生活,他将永远找不到宝藏;如果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斯朱兰只想做平庸之辈,他将在迷茫和懊悔中丧失自我;如果爱迪生和居里夫人贪恋着安逸,此刻也不是这样先进和美好……

“出发”对于国家来说,不仅是走出自我,更是迈向世界,前往进步的未来。晚清统治者在“闭关

锁国”时,西方列强早已进入新纪元。历史的车轮将过去碾碎,将停留的一切毁灭,只有向前,才能时刻都在前进与变化的世界中立足。

现代社会瞬息万变,单单出发是不够的,为了追上在进步向前的目标,我们要跑得更快!进入新的未知时,脚步不止,带着微笑,踏上一段没有终点的旅途。

思考后的选择

格致中学 高三(7)班 赵思菡

当一切都朝一个方向前进时,人们态度有很大的差异。“紧跟潮流太盲从,逆向而行又太愚顽。”这观点看起来辩证,但值得推敲。

首先,我们对于“大流”的态度不应该是单纯地根据支持人数多少来决定,应基于自身来判断这件事。单凭“不想随大流”或“不想与众不同”而忽视事件本身做出的决断,都没有思考含量,甚至在“大流”方向转换时,也随之转换。故而,我们都

应当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后再决定自己的态度。

其次,当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时,人们会自然地形成“这样就是正确”的思想。而很多事情即使出发点正确,在无脑的强化下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。“大跃进”时提倡增产,这出发点是好的,但后面连锄头都被拿去炼钢,行成“假繁荣”的景象。这时,人们难道还应该任这“大流”随意发展下去吗?由此可见,我们在做

好选择后不可高枕无忧,随时观察、思考之后的发展情况,在其偏离正轨时要及时纠正。

最后,在紧跟潮流与逆向而行之间还有很多中间项,你甚至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想法让人们了解并跟随。

总而言之,在一切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时,紧跟或逆行亦或其他选择都应思考后决定。而且在执行时也应随时思考其正确性。

假如我会飞

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三(4)班 廖培植

中午,我读着《三国演义》,渐渐的眼皮打架,眼前慢慢模糊……“这是什么?”我突然发现身边多双时光穿梭翅。我大喜过望,带上它飞回心仪已久的三国赤壁。

那里,如碎雪般的湖面上驶来一只只小船。为首的船上写着“黄”字的旗子,一位老将立在船头,“这不是威震四方的黄盖吗?”另一边,一位红袍、紫盔、长胡的将军站在船头,“他就是曹操!”黄盖身后,似乎

有人在七星坛上做法。我突然想起:欲破曹公,宜用火攻。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没错,那一定是诸葛亮!黄盖的船内装满芦苇、干柴,又浇上鱼油,铺上了硫磺,再用青油布盖上。随着船驶近曹军,黄盖大刀一挥,二十只船一齐点上了火,“呼啦,呼啦!”一阵阵东风刮过。风助火势,火借风威,直向曹军冲去。

不一会儿江上便火光冲天,曹军传出凄惨的呼救声。就在黄盖准

备捉拿曹操之时,大将张辽赶来搭救,曹操准备逃跑。眼看曹贼就要逃脱了,在一旁观战的我按捺不住了,随手操起一支长矛,刺向曹操。

“啪!”《三国演义》从床上掉下。“原来只是个梦呀!”回忆梦中场景,不禁朗诵起了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

梦中的世界太精彩!希望下次能飞回大唐王朝,感受那里的开元盛世。

第一次采访

闵行区颛桥中心小学 五(4)班 赵祺月

三年级时,我经过层层考核,进入了学校的颛TV电视台,成为一名小记者!

第一次采访,学校电视台要做一期学雷锋活动特辑,高年级的小记者都外出了,采访的重任就交给了我。拿好话筒,穿上制服,我就是一名光荣的颛TV小记者啦。

路上,刘老师鼓励我:“别紧张,出错了也别在意,你是第一次采访,加油!”话虽如此,我还是紧张又期待。到了目的地,我看到四年级的小雷锋志愿者们有的在发宣传单,有的在宣传雷锋事迹……我默背着采

访提纲,手却紧张的颤抖。

这时,刘老师找到一个采访对象。面对比我大好多的大哥哥,我呆若木鸡地站着,恍惚间天地倒转,我的眼里只有手上的“大魔王”话筒。我咽了口水,擦了擦手心冒出的汗。

“准备好了吗,要开始录制了!”拿着摄像机的刘老师对我说。我像被春雷醒,连忙说道:“好了。”我深吸一口气,平复下心情,露出了笑容。

“同学你好,我是校园电视台的小记者,请问……”

“停一下,你的语速要慢一点,再来一次!”刘老师停下拍摄。我更紧张了,不安的情绪一点点袭击着我,仿佛有把利剑悬在我的头顶。刘老师似乎看出我的慌张,温和地说:“别紧张,慢慢来!”

在刘老师的鼓励下,我终于完成了采访和拍摄,头顶悬着的那把利剑消失了。刘老师表扬我,说我第一次出任务就很棒。

现在,我已经是校园电视台的“主力小记者”了,而那次采访也成了我“小记者成长经历”中最难忘的一次!

假如奇迹男孩就在我身边

尚文中学 七(5)班 钱贝琪

斯蒂芬·卓博斯基导演的电影《奇迹男孩》,讲述了“怪小孩”奥吉的成长故事,触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。主人公以自嘲的方式介绍了自己的出生情况,他的脸部天生畸形,带着面具,被同学嘲笑,甚至被称为“怪物”。但他没被吓到,他冲破内心的墙壁,变得更自信、坚强。

假如奇迹男孩在我身边,我会跟他交朋友,成为学习上的好伙伴。我会向他讨教不懂的问题,也可以在生活中帮助他解决困难。只要我们互相帮助,就可以成为彼此的“老师”、好朋友。

假如奇迹男孩在我身边,我会让他知道,拥有坚强的内心会受到尊敬。他也让我知道了,不能嘲笑别人,更不能利用他人的生理缺陷攻击他。

假如奇迹男孩在我身边,我会在他被嘲笑戴着面具时陪伴他,告诉他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,按自己的想法开开心心做好自己。

假如奇迹男孩在我身边,我会倡议大家用一颗真诚的心帮助他人,而不是嘲笑、讥讽。奥吉就是因为有一颗善良的心,才能成为大家的挚交朋友。

奇迹男孩鼓舞每个人,能有一个真心待你的朋友,不是很快乐吗?

埋下一颗爱的种子

大同初级中学 九(3)班 沈柯含

午后初夏的太阳小显峥嵘,操场人声鼎沸。叫卖声、嬉笑声交织在一起。告别“儿童”称号的我们,选择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庆祝这个节日——“六一”爱心义卖。

义卖得来的钱款将帮助山区的小伙伴,各个班级想方设法兜揽生意。活动如火如荼,顾客络绎不绝,售货员也是“费尽口舌”。

“同学,这套书怎么卖?”我抬起头,是周老师。清清嗓子,准备好讲价:“五本书,一共六十元。”周老师睨了我一眼。“五十七?”我紧张起来,虽说不是是一大笔钱,但也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尽一份力。周老师仍在犹豫。“五十五?”我试探着,“周老师,请您献一份爱心。”

周老师望着不知所措的我,突然笑了出来:“既然是献爱心,那怎么可以砍价呢?”她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塞给我:“这么好的书,至少得这个数吧!不用找了,有钱任性!”她回首,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
“这画我多给十块!”“这钱包我多给十五!”越来越多的呼声涌出,讨价还价倒成了不同的声音。清风阵阵拂过,树叶飒飒作响,应着我们的笑声。

“六一”义卖活动,给学习生活增添了色彩,也让我们体味了帮助他人的快乐。而老师的行为,更是在我们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爱的种子。我相信,终有一日,它会开出爱的花儿,结出爱的果实。

有一个叫花木的地方

由由小学 四(2)班 季涵宇

我家住芳草路,听路名就知道跟花草树木有关。没错,这里就是花木镇。妈妈说,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花,月季、菊花、万年青啥都有。春天,放眼望去都是盛开的鲜花。种花卖花曾是花木人的第二职业,也是特有的致富之路。那时,孩子们会从地里挖些花,用草绳把根上的泥团扎结实,然后到集市上卖,赚零花钱。

我羡慕妈妈有这样的经历,如今的花木高楼矗立,虽变化很大,但还是保留了些特色,路名大都以花命名,如:樱花路、杜鹃路等。花木路环境幽静,空气清新,两旁绿树成荫,步行道宽敞整洁,是花木镇一道

独特的风景线。

为了满足我对花木的憧憬,妈妈带我来到了花木爱家苗圃园。一进园,映入眼帘的就是道路两旁的绿色树种,郁郁葱葱、高大挺拔;钻进大棚,盆栽果树苗、盆栽多肉植物还有各种造型奇特的树桩盆景,真是美不胜收。我亲自挑了一盆容易栽培的多肉植物,决定把它放在教室的生物角内,让大家一起欣赏。

回家的路上,品味花木独特的花木气息,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感谢这片芬芳之土养育了妈妈和我,更感谢辛勤耕耘的工作者,让我遇见了最美的花木。

距离

南汇实验学校 九(3)班 徐睿佳

他们,离这座城市的距离,究竟有多远……

在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处,横亘着一座大桥。摩托车队清晨疾驰而进,傍晚又疾驰而出。车手们小歇的好去处——牛肉面摊、葱油饼摊、小商品摊……这里,他们褪下忙碌疲惫,好不惬意、舒坦。

他们与城市,也许只有一座大桥的距离……

我曾看到他们聚集在烟酒店门口。买包廉价的烟,杆在柜台看电视——身上零星的白色涂料和灰色水泥,蓬乱的头发定了很久没打理——他们每天都会来,一来二去也与店长熟络了。他们也不要求换台,有时用家乡话议论节目内容,或与店主攀谈,竟也站上个把小时。

他们与城市,也许只有一个柜台的距离……

晚高峰的公交车,像容不下人

的沙丁鱼罐头。到站了,有个拖着麻布袋的人上了车,那条不灵活的右腿和身上散发的股恶臭,定有人在心中咒骂他,硬生生开出条小路。似乎是习惯了,他带着歉意与尴尬的笑,艰难挪到角落。

他们与城市,也许只有一条小道的距离……

正是这样一座大桥、一个柜台、一条小道的距离,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融入这座城市,干最苦的活,流最多的汗,拿最少的工资。

温饱得不到保障,只能吃加量不加价的菜饭;医疗得不到保障,只能小病养,大病扛;家庭得不到保障,孩子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,以致又落得与父辈同样的境遇。

究竟是什么,让他们与城市之间的距离,近在咫尺,又远隔天涯……

也许,城市人早已忘了,自己祖辈也是与乡村紧紧相连的人哪……

我与母亲的360场战役

风华初级中学 九(3)班 刘以诚

初遇《目送》是在一个孤灯苦雨的夜晚。与母亲因学习爆发冲突后,我锁起房门,拿起那本布满灰尘的书。

在母亲的絮叨中,我思索当初买下它的原因——标题深邃?封面美丽?或是作者的名字着实有趣——父亲姓龙,母亲姓应,出生在台北,取名龙应台——那必然是幸福的一家吧!

是啊,很幸福呢!听着房门外不止的唠叨声,忆起几日未归的父亲,我的嘴角掠过自嘲的笑。

过目而不入心的翻阅,偶然的一句话让我停了手“我们都知道了,母亲要回的‘家’,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、邮差找得到的家,她要回的‘家’,不是空间,而是一段时光。”

喉间涌上的酸涩,不知何时起,那习以为常的称谓从“妈妈”变成了“母亲”。

曾几何时,我爱钻进妈妈厚实的衣裳中,嘟囔着“妈妈抱紧就不冷了”;曾几何时,我将画有妈妈的画,夹成册子,扉页还写着“妈妈是世界上最美的”;曾几何时,我偷偷在妈妈生日那天准备了爱心便当,即便南瓜煮烂、饭烧焦,妈妈也含泪咽下……那些现在看来傻傻的事,在我二次读《目送》时发现了相同的痕迹。

如今,当读到龙应台老师目送自己的孩子离开时的种种感慨,我的脑中只剩下母亲瘦骨嶙峋在寒风中的孤落,只剩下一张张绘画的奖状,作品中却再没了母亲的身影,只剩下一份份看似昂贵的礼物,却再

没了一顿饭的温度……

不知哪天,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“与母亲的360场战役”。现在想来,大概是上了高中,便可自主了吧!

当第三次阅读时,觉得龙应台老师对自己的描写少之又少,只在别人的只言片语中领会到天下的母亲不胫相同。她们总在儿女的成长间逐渐苍老,由呵斥主宰变成了目送无奈。

我也明白了母亲无法再与我争吵那360场战役,只是拼尽全力地在我身后,一边推我前行,一边呼喊着,让我珍惜这360次母爱的余热和温存。

第三次读完,我与母亲的360场战役仍在继续,可在这爱与温暖中,我已在成长,一直都很幸福。